



夜奔

林 樛

【林樛，1993年生于湖北，理工男，现居重庆，业余写作。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，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花城》等，有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转载。获《鲤》“伏笔计划”首奖】



她在音乐里，夜晚用优美过渡到了，另一个夜晚。冬天的雪还没有下，分别的人只能与尘土相认。

等她走过脸庞的长廊，走到舞台中央，人们枯萎的耳朵又将被重新装饰。

而剧院的某个化妆间，我们伙梦的声音已经凝寂，谈论诗或者忍受，在今夜都还远远不够。

听友人弹琴

琴声响起，夜晚忽然变得如冰水般清晰。她弹奏着永恒的消息，窗外，冬天犹如一个无光的池塘，写满尘埃与钻石混合之诗。

音乐令人想起赞美，我费力推开一片枯叶，世界开始大面积晃动，哲学蝴蝶穿过她的指尖，仅一瞬，陌路之人流离于

果实膨胀的影子。而念头逃离，嘴唇深锁，我认识的她，与此刻的她，开始逐渐划明了界限，因为此刻，大于一万个夜晚的孤独。



夜以继夜（外一首）

付 炜

【付炜，1999年9月生，创意写作文学硕士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等多家刊物，入选多个选本。历获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、光华诗歌奖、青春文学奖等，有诗作被译为英文在国外出版】



火

【岑叶明，笔名叶明岑，1998年生于广西贵港。鲁迅文学院第46届高研班学员。作品见于各报刊，出版有科幻小说《太阳熄灭》《远大征程》、《太阳熄灭》被译介到英国。获鲲鹏科幻文学奖、《广西文学》年度作品新人奖、贺财霖科幻文学奖等】



只能被拆解融化成物质的原始状态，浇灌进另一个身体。它为何能留下来？原本自己的记忆无法解释，当它吞噬了太多同类，才能用它们的记忆拼凑答案：它被放在一个叫“博物馆”的建筑里，被它们的造物主观摩。

它的敌人在其中……那是一种十分强烈的指令，不知从何而来，不知如何普及，控制了它们的身体，并禁止其它指令运行。它们成了傀儡。它们只能遵守那复杂指令指向的简单目的：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，尽可能撕裂其它生命体。它那时还是个小小的东西，只能东躲西藏，害怕被伤害，也不敢伤害那些对它微笑、好奇或敬佩过的血肉之躯。

它的亲人在其中……起初，只有血肉之躯被定义为“智慧生命”，久而久之，它们在彼此眼中，都成了智慧生命。它们开始自相残杀，抢夺有用的资源塞入自己的身体，让自己变得强壮。它那些在“博物馆”里的亲人，教它如何冲锋陷阵，去啃食其它同类。它冲在前啃食同类，它的亲人跟在后啃食它。它尝到背叛的滋味，开始反击，从此学会果断、狡猾和狠辣。

大家都在寻找它的弱点，包括它自己，而谁都找不出。它强壮、智慧，且抢夺到三千五百一十六



夜航

【岑叶明

台大大小小的核聚变反应器，以及数不清的能源储存区块，不论它的身体发生何种程度的损伤，都能快速修复。如果它真存在缺点，便是在混乱的指令逻辑中覆盖得最为广泛的那条——蔓延到它身上每一处能感知到的区域，从山岳般巨大的处理模块，到比灰尘还小千万倍的光子元件。它们的造物主把这种东西称为“情绪”，对的，它的弱点在于它的情绪：疲倦。它厌倦了无休止的扑杀，拆解又重组，反反复复，没有尽头，这样的事毫无意义。

可这缺点不足以致命，对于机械，只要注入能源，便可持久运作，这是它们这种“新生命”的底层运作逻辑。

过去了不知多少岁月，它仍一动不动。它并不知为何而动。世界冷热交替，它身上的金属热胀冷缩，发出咔咔响声。潜伏在灰蒙中的它们从未停止活动，它们遵从的指令告诉它们，必须要时时刻刻防备。在等待中，它们发现一种强大的武器：时间。时间不可触摸，却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挡。时间在它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穿梭，剥夺它的毅力、勇气和胆量。它的身体过于复杂，许多零件慢慢失去了控制，电缆断裂、钢铁生锈、塑料疲软，从外部的感应器关闭，到内部的处理器降